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浅谈闽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(二)

□罗永胜

开展教育:牢固树立革命必胜信念

1935年2月底,当闽北分区机关转移到崇安岚谷东坑时,革命意志薄弱的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,以侦察敌情为借口,一溜烟跑到篁村投敌。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等获悉李德胜叛变后,当晚率领分区委和军分区机关,冒着倾盆大雨,向桐木关方向转移。当队伍到达崇安西南的三港时,叛徒李德胜竟然引敌前阻后截,紧追不放,并向红军游击队喊话,要他们下山投降。

为了消除李德胜叛变投敌造成的严重后果,闽北分区区委决定从加强队伍的政治思想教育入手,开展一次反叛徒斗争。黄道书记首先作了题为《反叛徒,提高革命信心、坚持革命斗争》的报告,指出:李德胜等人的叛变,虽然使我们受了损失,但是清除了叛徒,我们队伍更加纯洁了。接着他以党组织的名义,宣布开除李德胜党籍,公布了李德胜的罪行。为了进一步振作机关、部队的革命精神,深入开展反叛徒教育,黄道还创作了一首《骂叛徒李德胜歌》,让部队广为传唱,歌词是:“李德胜,真混蛋,敌人进攻他惊慌。借口探敌情,公开去投降,带领敌人奔袭我们到三港。贪生怕死最可耻,拖枪投敌黑心肠。骂声叛徒休猖狂,乌云一过出太阳,这笔血债要还偿!同志们,不要怕,革命好比火炼金,真金不怕火,怕火非真金。革命同志心如铁,任何困难不变心,不顾一切去牺牲,最后胜利属我们!”

通过政治思想工作与对叛徒的批判,大大提振了机关队伍的革命精神,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以艰苦为荣的新风尚,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心。三港整顿教育,使闽北红军游击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,他们抓住有利时机,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1935年4月,闽北分区机关转移到江西上饶南乡附近,黄道等派前卫排到甘溪侦察,遭到敌增援部队一个营,与敌交火后,前卫排即主动退至金钟山。估计敌人会来搜山,红军游击队便在金钟山伏击敌兵。敌人果然倾巢而出,钻入我军伏击圈,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,打死打伤敌军200多人,缴枪200多支,轻机枪4挺,大获全胜(黄知真:《闽北三年》)。金钟山战斗,恢复了闽北红军的威风,敲碎了敌人“已经消灭闽北红军”的欺骗宣传,坚定了闽北游击区人民革命必胜的信念。

召开会议:改变战略战术,增强对敌斗争本领

1935年上半年,是闽北红军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。敌人为了封锁和“清剿”闽北红军游击队,一是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。二是实行“移民并村”,将小村的群众赶到大村居住,大量制造“无人区”。三是实行“碉堡”政策,在据点周围筑起碉堡,派重兵驻守。四是实行“保甲制度”,在“移民村”里,建立区、保、甲三级统治机构,按保甲编制,实行一人“通共”,四邻遭殃的五家联防切结“连坐法”,不让群众与红军游击队接近。群众上山、下田劳动要到联保主任处领取出村“竹制牌子”,才许可离开村庄;如果查

到未领牌子出村,就以通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论处;群众有急事需到外村,要花一块银圆买一个所谓的“良民证”才能出村。五是实行“计口售粮”“计口售盐”政策,防止“移民村”村民将盐、粮等提供给红军游击队,妄图实现被陈诚称之为“抽干塘水捉大鱼”的“困死红军、饿死红军、淡死红军”的“三死”政策,步步紧缩和蚕食闽北游击区和消灭闽北分区委机关的目的(《崇安三年游击战争历史资料》,载《崇安党史文献》)。六是加大“清剿”力度,1935年7月15日,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闽浙皖赣边区“清剿总指挥”,卫将指挥部设在浦城县,命令国民党军56师驻松溪县、3师驻浦城县、21师驻铅山县河口镇、76师驻光泽县、新11师驻建阳县黄坑、独立45旅驻崇安县。国民党军将“清剿”分为“驻剿”“搜剿”“追剿”几部分(饶守坤:《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》,载《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丛书》)。“驻剿”即国民党军在各地重点乡镇筑炮楼碉堡,组织守望队、民团把守隘口,封锁交通要道;“搜剿”即国民党军分成若干小分队四处寻找红军游击队的足迹,白天看烟火,夜间看火光,稍有蛛丝马迹,便占领制高点,由下而上逐段搜山;“追剿”即国民党军负责对红军游击队主力进行跟踪追击,待红军游击队进入碉堡线内,然后加以合力围歼,妄图一举消灭闽北红军游击队。

随着形势的日益紧张,红军游击队的生活陷入困境。他们既要对付敌人,又要同饥饿、寒冷与疾病作斗争,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,红军游击队大多数时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,住山洞、吃野菜,日与猴子为伍,夜与毒蛇共栖;虫咬蚊叮、风吹雨淋,疾作无时,伤病兼行,更是部队中常见的情况。他们白天生火不能冒烟,晚上煮饭不能见火光。他们身上穿的是既不像裤子也不像裤子缀成的“百衲衣”。

鉴于国民党军的“围剿”部署,闽北分区委为了扭转被动局面,于1935年8月在黄龙岩召开分区委扩大会议,总结了游击战争开展以来的斗争经验教训,作出转变政策策略的决定:1.在军事战略上,改变单纯防御和内线作战的方针为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相结合,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向敌后挺进,开辟新的游击区的作战方针;在军事战术上,保存有生力量,尽量避免打硬战、消耗战,但并不放弃有利时机歼灭敌人。2.在政治上,允许在敌占区实行“白皮红心”的两面政策,争取保甲长、大刀会,减少敌对势力,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。3.在经济上,改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,改分田废契为减租减息。

黄龙岩会议,是闽北游击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,它表明了闽北党组织在革命经受了挫折后,终于认识到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性,实事求是地依据实际情况,果断转变政策策略,增强了游击区军民的对敌斗争本领,有效地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有生力量。正如陈毅1939年在《纪念黄道同志》一文中写的“在与我党中央隔绝的情况下,在进攻者长期的包剿下,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,顽强坚持,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、保持革命武装,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,所以尔后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战之爆发,这是黄道同

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”。

会议后,闽北分区委决定兵分三路,向敌后挺进。一路由饶守坤、王助率闽北独立师2、3两个团,突破敌人封锁线,从崇安经浦城,插入敌人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建松政一带,开辟闽东北游击根据地;一路由黄立贵、曾镜冰率领独立师第3纵队,西出建阳、邵武、顺昌,与邵武独立营会合,在笔架山南北、富屯溪两岸开辟邵顺建新游击区;一路由吴先喜、刘文学率领独立师4团2、3营,沿武夷山西进,到资(溪)光(泽)贵(溪)金(溪)地区,恢复与开辟资光贵游击区。军分区特务连、教导队等则随黄道、曾昭铭、汪林兴等坚持在崇安一带老区活动。

闽赣省委:成为闽浙赣边游击根据地指挥机关

为执行中共中央在红军开始长征时下达的“闽北红军注意和闽东叶飞同志的部队取得联系”的电报指示,联合闽东和浙西南红军,粉碎敌人新的军事“清剿”。1935年8月,黄道命令黄立贵、曾镜冰率领独立师1团主力到闽东北寻找叶飞带领的闽东红军。

1936年2月,闽东红军100多人在叶飞的率领下,在政和县洞宫山坪坪村与闽北红军会合。叶飞与黄立贵相互介绍了游击战争情况,表达了联合统一、互相支持的共同愿望,并商定召开闽北、闽东联席会议的具体时间、地点。次日,叶飞、黄立贵率部分别返回闽东和闽北。4月,黄道、吴先喜等在闽北红军护送下,到达政和县洞宫山仰头村与叶飞会晤,并召开为期3天的联席会议。双方就成立闽赣省委统一闽北、闽东2块根据地的领导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。后来,由于形势紧张以及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,闽北、闽东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,但在干部交换和互相配合等方面仍按原计划进行。如闽北红军独立师政委卢文卿调任闽东独立师师长,闽东缪英支队划归闽东北特委指挥等(范式人:《介绍闽东党的斗争情况》)。

1936年6月,黄道等由政和返回崇安,在岚谷黄龙岩宣布成立了中共闽赣省委,书记黄道,组织部部长曾镜冰。之后,又相继成立了闽赣省军区、省肃反委员会、省工联、共青团闽赣省委以及4个分区委和4个军分区:1分区(闽北分区委)书记汪林兴,司令员熊家才,辖崇安、建阳、广浦、上铅等县委;2分区(闽中分区委)书记黄立贵兼司令员和政委,辖邵顺建、邵将泰县委和邵光特委;3分区(抚东分区委)书记吴先喜兼司令员,副政委刘文学,辖资光贵中心县委;4分区(闽东北特委)书记王助,司令员饶守坤,辖建松政中心县委和迪口县委。独立师4个团改为纵队建制。在闽赣省委的领导下,闽北游击根据地得到大发展,形成了崇安、建阳、浦城、广丰、上饶、铅山、金溪、资溪、贵溪、光泽、邵武、顺昌、南平(延平)、将乐、泰宁、建宁、建瓯、松溪、政和、屏南、周宁、寿宁、庆元、龙泉、江山等26个县的广大游击区,闽北独立师由原来的4个纵队发展到6个纵队,这是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期。闽北游击区地跨闽浙赣三省,中共闽赣省委成为闽浙赣边游击根据地的指挥机关。

在闽北

□康金山

我到来时,群山正整理衣襟
大王峰的云雾擦拭天空的镜片
建溪水摊开澄澈的信笺
每个漩涡里,都沉睡着
未拆封的线装月光。

深呼吸,肺叶间便蔓延
武夷茶山的绿意。
古瓷片在土层下翻身,
建本雕版低语,
反刍千年油墨的香。

朱子阁的飞檐,
把晨曦剪成菱形格言。
我的笔锋在破晓悬停——
露水浸润的理学,
正舒展成新茶的嫩芽。

延平湖畔,晨跑者的足音
丈量着平仄的宋韵。
湛卢山的剑气,
化作创业园里
键盘上跃动的星群。

电子文档与雕版相认
数据流漫过古渡口,
我看见自己的青春——
正被压成一张素宣,
在闽北的活字盘中,
排印成向阳的韵脚。

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来五夫不看荷,便白来了五夫。五夫的莲塘远近闻名,“有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。

我们是牵着秋风的衣襟走入五夫的。此时刚下了一场雨,气温略降,但江南盛夏暑气尚在,天气炎热。还好,有这十里莲塘,千亩荷花,旅途的燥热便随一阵清风,烟消云散。

望田垌之间,碧水之上,红花绿叶叠翠,高高低低,错落有致,好一番花海风景。再细看,蜻蜓点水,又立于茵茵,平添闲趣。层次的叶子中间,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红花,有袅娜开着的,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,正如一粒粒明珠,又如刚出浴的美人。

此时莲蓬成型,莲子成熟,正是肥鲤抢夺的食物。不经意间,你会见到鱼跃而起,咬住莲蓬,戏夺莲子的情景,莲塘便生机勃勃了。这不禁让人想到梁元帝的《采莲赋》:“于是妖童媛女,荡舟心许,鹢首徐回,兼传羽杯。櫓将移而藻挂,船欲动而萍开……”此行,没看见采莲女,却见到路边剥莲蓬的妇人,也有人售莲蓬,十元三枝,或优惠价十元四枝。偏于对莲花的厚爱,便掏钱买了四枝,回家插花瓶中,这是后话。

在塘边走动,会带动一阵风,而真正让莲塘生动的,是远处吹来的一阵风,让荷叶此起彼伏,成片的荷叶有了律动,如梵阿铃奏曲。不禁让人联想到朱自清的妙句:微风过处,送来缕缕清香,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。

荷花再美,美不过美人,人永远是万物的主体。五代诗人尹鹗说:一番荷芰生池沼,临前风送馨香,昔年于此伴萧娘。吴文英叹:藻国凄迷,麹澜澄映,怨入粉烟蓝雾。白玉蟾赞:小桥划水剪荷花,两岸西风晕晚霞。恍似瑶池初宴里,万妃醉脸沁铅华。是啊,只要有故事,风景中嵌入了佳人,便生哀情,秋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人间无数。难怪有人叹,莫把碧筒弯,恐带荷心苦。

当然,也有不少文人墨客以莲喻廉,表明心志的。高占祥曾经写:一品清莲若为官,风光雾月伴清廉。世人都学莲花品,官自公允民自安。莲与廉谐音,便有莲出淤泥而不染,赞莲洁身自好。愚以为,能在莲池中悟道的,才是上品。客官且看朱熹写的《半亩方塘》: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,唯有源头活水来。看,还是朱老夫子更胜一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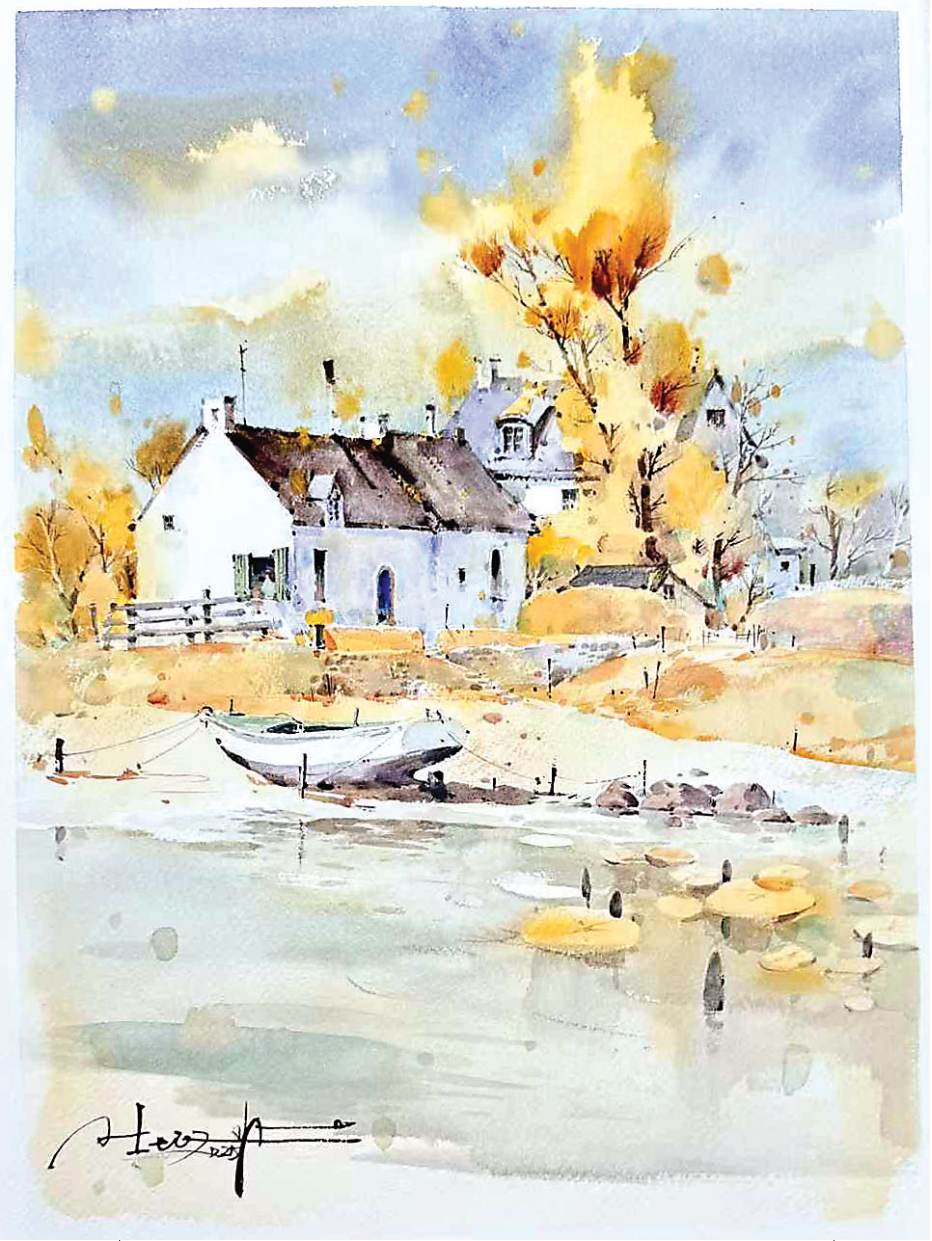
吾乃凡夫俗子,看不到那么远,道只道眼前今日,想不到来年远方。“回首罗浮今在否,寂寞烟云翠挈楼。”

其实,《汉乐府》更淡泊: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……

山水怡情

五夫，那一片盛世的荷花

□雪漫天



秋色连波(水彩) 张雷雷 作

生活走笔

山里的初秋

□元光美

入秋的第一缕风吹拂在闽北的山里,像夏末遗落在衣襟的香气,伴着蝉鸣那几分慵懒的尾音。天刚蒙蒙亮时,风从竹林里钻出来,不是能掀动层林的劲,倒像浸过溪泉的棉絮,软软吹过桂花树新抽的嫩枝,叶瓣上刚冒头的浅黄便轻轻地颤动着,抖落下一串细碎的光。

樟树叶依旧绿得扎实,只是叶柄处悄悄洇了点褐,像被谁用指尖蘸了墨,不经意间点了一下。枫香树最是性急,抢先把几片叶子染成酡红,却不敢太张扬,只在浓密的绿里藏着,风一过,便打着旋儿飘下来,落在还带潮气的青石板上,像不小心掉落的胭脂,洇开淡淡的晕。路边的草坡仍是一片浓绿,狗尾草的穗子刚泛出浅黄,沉甸甸垂着,沾着夜露,远看像被撒了把碎银。三叶草的叶瓣边缘卷了点褐,却仍托着粉白、粉紫的小花,倔强地不肯谢幕。

牵牛花最懂这时节的妙。它们不急不忙地爬,顺着竹篱笆绕上去,紫的、蓝的、白的朵儿缀在藤上,花瓣上还沾着晨露,在暖融融的阳光里闪着光,倒像是把夏天的尾巴如蝴蝶似的轻轻系在了秋天的裙摆上。富屯溪岸的红蓼刚红了尖头,其穗身子软软地垂着,偶有小鱼来啄,惊得水面泛起层层细微的波纹,一圈圈有序地漫向远处。松鼠踩着松针跳了过来,马尾松的球果快要裂开条缝,它们就叼起半熟的松子往腮帮里塞,鼓鼓囊囊的,蹿上树干时,尾巴扫得松针簌簌

往下落,惊飞了几只山雀,翅尖带起的风,掠得油茶果轻轻地震。那些青红相间的果子,正憋着一股劲要把秋的油香酿得更浓些。

田埂上的稻子远看还是一片青苍,近了才发现,稻穗已悄悄沉了头,叶秆刚泛黄,带着点羞涩的饱满,风过处,翻起零零散散的金浪。果园里的橘子青黄相间,挂在枝上像没画完的灯笼。柚子长得瓷实,青乎乎坠着枝了,再过些日子,才能染上秋的黄。山垌里的桂树最是沉得住气,花苞子还紧紧裹着,却已有若有似无的香顺着风溜出来,像在悄悄说再等一等,甜就漫过来了。

溪水慢悠悠地淌,映着天上的云,云也懒,慢悠悠地飘。阳光透过叶隙洒下光斑,暖里掺着清,像刚沏好的茶,夏的浓醇还在杯底,秋的清冽已漫上来。

这山里的初秋,原是这般模样,绿未褪尽,黄刚冒头,热未散场,凉已悄至,连风里都带着半醒半醉的妥帖,让人忍不住想多站一会儿,等桂香漫过溪岸,等瓜果染上蜜色,等这秋意,再浓一分。